

ST LOVE, WILD LOVE FIRST LOVE, WILD LO

[美] 赞恩·格雷 著

初恋



新疆人民出版社

Zane Grey
First love, Wild love

根据 SPHERE BOOKS LIMITED

1991 年版译出

初 恋

责任编辑:李 声

封面设计:张 勤

初 志

〔美〕赞恩·格雷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邢台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1.5 印张 430 千字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ISBN7-228-03690-5/I·1425 定价 29.60(上、下册)

内容简介

年轻貌美的卡林达·布拉克斯顿远涉重洋，从英国前往美国西部得克萨斯州寻找多年前失去踪迹的父亲。途中历尽艰难，遭遇抢劫，身无分文，栖身在沃思堡一家名为“红缎”的旅馆中。浑身疲乏，精神紧张的卡林达为了入睡，吞下了一匙鸦片酊，穿着这家旅馆中吧女穿的工作服——红缎睡衣，半裸地睡在一张男人的床上，夜半时分，包租这间房的男人不速而至，将其误认为这家旅馆卖淫的吧女，轻而易举地剥夺了她的贞操。

几经周折，卡林达找到了父亲原来的合伙人兰金·卡登，并与他一同前往牧场。到牧场后，她与那个在红缎旅馆发生关系的男子邂逅相遇，原来此人正是这个牧场的唯一继承人，林克斯·卡登。随后的日子里，由于林克斯特殊的骑警身份，行踪隐密，常常外出数周、几十天不回；牧场风骚蚀骨、冶野淫荡的女仆萨利纳妒火中烧，设计陷害；昔日父亲的身影像幽灵一样，飘荡在牧场之中。卡林达陷入极大的迷惑和痛苦之中，危险常伴左右，唯有林克斯·卡登的性爱，才能勾起她勃勃生机。

美国西部地区，地域方袤，民俗粗犷。马贼、劫匪多如牛毛，殴斗凶杀，坑蒙拐骗，强奸抢劫，无恶不作。卡林达为了寻父，解答疑难，几次出走，几次遇险，每次都是林克斯及时赶到，才脱离险境。但她不以为感，反而怀疑，林克斯·卡登

来，认为他也是一名不法之徒，设下陷阱或躲在幕后操纵，为剥夺自己对牧场的合法继承权，在不择手段地欲置她于死地。

情仇交织，爱恨掺合。卡林达·布拉克斯顿家与兰金·卡登家的恩恩怨怨，在多年后终露端倪，得知真相的卡林达进退维谷，不知何去何从。原来她父亲与兰金的妻子即林克斯的生母，一起淫奔出逃，消声匿迹，隐居他方，对于今日已成为林克斯的妻子卡林达·卡登来说，该是多么地尴尬，多么地难为情……

目 录

第一章	寻父遇劫	1
第二章	迷幻失身	33
第三章	情敌初逢	61
第四章	夜闯闺房	102
第五章	浴盆游戏	124
第六章	亡父疑踪	162
第七章	奸计得售	187
第八章	马贼好色	210
第九章	爱无保障	241
第十章	新婚之夜	265
第十一章	牧场情斗	295
第十二章	遂遭绑架	317

第一章

寻父遇劫

不同寻常的温暖湿润空气迎面扑来，将坐在一辆前往沃思堡徐缓颠簸马车中的四个人封闭在车箱里。

拉车的马踏着稳重的脚步，马蹄声、车箱木块的嘎嘎声和车轮金属的挤压声搅拌在一起，嘈杂响个不停，冲闯着车中旅客的耳膜。

干涸的路面上深深的车辙，使坐车的人们一点也不舒服，车中硬木头做成的长条凳更叫人如坐针毡。

窄狭、长方形的窗口阻隔着外面新鲜的微风，这些微风本来可以抚慰车中人们怒气冲冲的脑袋和冰凉潮湿的身体。

虽然从达拉斯到沃思堡只不过十二公里多点，但是这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似乎显得很长很长，使人感到单调沉闷。

此刻，车箱中坐着的几个肌肉僵硬，浑身碰得青红紫绿的人们，无法安宁的脑子中，在寻着一些笑料解解闷儿。

想使自己稍微坐得舒服点，卡林达·布拉克斯顿在那张凹

凸不平的座位上挪动了一下身子，她正在装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听同车的赛勒斯·皮博迪那乏味低沉的声音。这个好夸夸其谈的男人，用一种特别的得克萨斯语调，讲着一些经他编造了的在得克萨斯州西部流传的故事。

上帝似乎赐予了他无穷尽的唾液，这位爱交际的新闻记者在�他的故事中添枝加叶，编进去了在这个地区过去和现在发生过的许多凶残暴虐的事件。

尽管赛勒斯如同身临其境般地在诉说着这些往日的故事，但卡林达却认为他故事中掺入了许多水分。

然而，无可置疑，作为最初的烦恼和危险的标志，一道醒目的褐黄色伤痕，在这个《奥斯汀审查者》报业拥有者、口若悬河的记者背上闪烁着引人注目的光芒。

赛勒斯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时，卡林达装出一副愉快和专注的样子，自己的思绪却从眼前这种孤苦无依和凄苦的状态中脱离躯壳，神游远方。

她一点也不想那些过去的回忆再来缠住自己，但它们又一次地显现在脑海里。

屈从这些回忆的无情侵袭，卡林达让自己的思绪折回到令人困惑、痛苦的过去。

卡林达徒劳地尝试着回忆起她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情景，埃利奥特·布拉克斯顿，自从1863年她就没有见到他了，当时他要自己的妻子和四岁的卡林达远航到英国的亲戚家去，以躲避佐治亚州，她家乡越来越逼近、危险而迅猛扩大的战争。

从那以后，十五年慢慢过去了，卡林达从一个瘦小的、梳着红头发小辫的淘气女孩长大成人，长成一个风姿绰约、生气勃勃、满头金红色头发漂亮的大姑娘。

她自忖，对父亲模模糊糊的回忆，是否是一种记忆力贫困

的结果或是为了使自己避免苦恼的防御性努力。

如果没有脖子下挂在项链上那张金属小盒中的照片，她是否能回想起自己父亲的像貌？卡林达用手摸了摸胸前衣服下的小金盒。

作为父亲，仅仅是一张藏在小金盒中的照片，叫人多么痛苦。

南北战争（1861—1865）后，她父亲写信给她们母女俩，说他打算到得克萨斯州去，买一块地，再盖上一幢新房；在万事俱备和环境安定后，他便派人来英国把她们娘女俩接到美国去。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父亲的来信越来越少，最终连一封也不见了。

卡林达的姨父曾给她父亲写过信，告诉他卡林达的母亲在1870年突然去世的噩耗。

埃利奥特在他的最后回信中写道：“由于卡林达仅仅十一岁，而我们这块地方相当地粗陋和荒芜，对于一个女孩来说，很难适应，还是请你们照料她在英国读书，等我在此地站稳脚跟后，再来接她。”

在英国的卡林达形单影只，独自一个人承受着孤单、失意和哀伤，完成了她的学业。

但埃利奥特并没有承担自己的诺言；他压根儿也没来英国或派人来接她。

在学校去年放暑假后，卡林达几乎十九岁了。

已经到了该解答他父亲五年来杳无音信的原因了。

兰金·卡登对她父亲来说，是一条唯一的线索。

她离开英国不会失去什么。

为了自己将来着想，她必须开始一种新生活。

而这种新生活的第一步就是踏上寻找兰金的危险旅途。

不论埃利奥特·布拉克斯顿是否接纳她或思念她，卡林达都是他的抚养对象，一项忽视过久的义务。

她会对这个如同陌生人的父亲感觉怎样？如果他不爱或不喜欢自己呢？不，这些念头都是难以想象和不能接受的。

英国那位处于经济崩溃的姨父，今年四月份欲来美国，处理一些窘迫棘手的事务，他想出了一个甩脱经济包袱的好办法，姨父对卡林达说，他在美国要走许多地方，带着她四处走走，一定会遇见她的爸爸。

卡林达听了非常高兴，因为她正想成为一个寻找浪迹浮萍父亲的追踪者，而且还将从亲戚的监护下解脱出来。

她很高兴自己能从辛普森全家的控制和自私自利的打算下脱身出来。

她的姨父和姨妈本来对她顶高兴，如果卡林达允诺一个前来向她求婚的有钱人的婚事话，这位阔绰的求婚者已被说服，帮助解决辛普森家经济拮据问题，作为交易的回报，卡林达将成为他的妻子。

辛普森家人从未对埃利奥特·布拉克斯顿有过好评。

事态早已恶化起来，米兰达·布拉克斯顿和她四岁的女儿，在那个可怕的历史期间被“弃之如履”，尤其是被“那个自私自利、一钱不值的浪子抛过海峡而不闻不问”。

在埃利奥特从美国寄钱给米兰达和卡林达时，她俩在英国的生活还勉强维持得下去。

但随着米兰达的死和埃利奥特停止了她的钱物和信件后，情况更糟糕了。

把卡林达安排在去达拉斯的火车上后，托马斯·辛普森稳操胜券，完全认为年仅十九岁的卡林达能把握自己的安全和命运。

卡林达准点抵达达拉斯后，购买了一张前往沃思堡的公共马车票；在那儿，她将写张短笺给兰金·卡登。

父亲最后寄去的那封信中，说兰金·卡登“在沃思堡靠西边的大畜牧场中，是他最好的朋友和合伙人。”

并在信中许诺，一俟他与得克萨斯州这个兰金·卡登签定合股契约后，卡林达完成英国的学业，即可前来此地生活。

为什么她父亲从那时起便置她于不顾呢？卡林达思忖着，不久她应该得到答案。

不管卡林达如何的急切和忧虑重重，前往沃思堡的道路上仍是极不舒服和充满了险恶。

路上，卡林达买了一些书籍和报纸，想使自己尽快地熟悉这个新环境。

温柔敏感的卡林达从书报上了解了这块土地，这块粗野质朴、没有法制的土地，她很为惊恐和沮丧。

报上的连载小说详细地述说着一些声名狼藉的歹徒故事，印地安人心怀宿怨的突袭，偷牛贼的贪得无厌，青天白日城镇街头刺耳的枪声，私刑和骚乱以及墨西哥人血肉溅飞的殴斗。

但报上还有一些令人振奋的报道，一些勇敢的男人在这种恐怖的情况下，面对着这股庞大的邪恶势力，在大声疾呼，要求“法制和秩序”。

卡林达终止了自己的神游，留心听着赛勒斯的想法，他正就最近发生在火车上抢枪劫案大发议论。

从二月份来，一帮无名匪徒，在达拉斯周围干了四次这样的血案。

赛勒斯几乎是毫无把握地宣称：他们乘坐的这辆马车将不会遭到匪徒的劫持。

卡林达听了暗自发笑。

她有一种感觉，如果有一个歹徒举着一把枪对着赛勒斯的鼻子，要他的钱财或性命时，赛勒斯说不定会吓晕过去。

卡林达很高兴自己在达拉斯作了短暂逗留，这个城市已成为了一个大本营，一大群为获厚利追捕歹徒的骑士和戒备森严的侦探，在此待令而发。

这个城市还塞满了平克顿私家侦探公司的侦探，铁路侦探，美国联邦法院的执法官以及他们众多的助理帮办，捷运公司的特别代理机构，美国政府的秘密机关。

奇怪的是，卡林达在达拉斯没有见到一个得克萨斯州的骑警。

赛勒斯仍在痴迷狂乱、单调沉闷地讲述着，卡林达岔开了他的话头，向他打听起得克萨斯州骑警的事情。

塞勒斯非常愿意显现自己的才华和学识，尤其是对一个漂亮的姑娘。

面对着她们，他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显露自己良好教养和聪明才智的机会。

但他从未遇见过一个象卡林达这么妩媚和漂亮的姑娘。

一路上，他多次偷偷地打量着卡林达，卡林达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无与伦比，使赛勒斯魂不守舍。

卡林达富于表情的眼睛老是睁得大大的，不时地闪烁着天鹅绒般、柔软光滑的葱翠绿色。

白璧无瑕的皮肤柔软丰腴、光洁鲜嫩，叫人心醉神迷。

她的身段足以激起女人的妒嫉和男人的欲念。

弯曲的卷发，甩动起来，有着金棕色的光泽；太阳辉映时，她的头发就象一团火在燃烧。

的确，瞧一眼这个叫卡林达·布拉克斯顿的姑娘，便是一种惩罚性的憾事，她如同一个不道德的诱惑物！对卡林达说话

时，赛勒斯正襟危坐，身子略微前倾，急于要获得她的好感。

“得克萨斯州的骑警可以回溯到1835年；在南北战争期间，政府遣散了他们。但到了1874年，军队从此地撤走后，治安情况越来越糟糕，于是又恢复了这个警种。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男人组织，在全州大约有四、五百人。”

赛勒斯咧嘴对卡林达笑着说。

“得克萨斯州有多大？”卡林达问。

“不比法国小。”

赛勒斯夸张地说。

“这里不是有政府的执法官和警察么，为什么还需要这些特别的骑警呢？治安状况真是那么糟糕吗？”她急切地问道。

“这块地方广阔而荒僻。行政司法长官们不得不呆在他们城镇的附近。而军队通常要在一些大的城市中驻守或去处理一些涉及美国政府的事务，象邮政的偷窃和钱财的被盗。而骑警可以走遍任何一个角落。他们不会屈从任何人或任何事的摆布。他们使全州的歹徒恨之入骨和心寒胆颤。无论何时何地出了麻烦，一个骑警便会在离它不远的地方出现。”

他炫耀地说。

“我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一个骑警。”

卡林达说。

“或许你见着了，但没有认出。他们不穿制服，随身却携带武器。有人说他们拟定了自己的准则，但他们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放勇敢点，视死如归的人从来不是天生就有的。”

“他们说起话来，一定象权势极高和妄自尊大的男人。”

卡林达评议着，她很高兴，赛勒斯谈的这些东西，很有趣味。

“我所遇到的骑警出人意料地谦逊和沉默寡言。他们都很聪

颖睿智，许多人出身于良好的家庭，并受过教育。一个骑警面对死亡，可以连眼睛都不眨。”

“你使得他们的身影凸现起来。”

卡林达好奇地催迫他说下去。

“骑警们头脑冷静，谨慎小心。他们中有许多人独挡一面，还有的参与小组行动。凭着他们的威名，一个骑警可以威慑或捕获五到十个匪徒。有时，他们甚至不用搏斗和枪击，便能使一个自命不凡、狗急跳墙的歹徒变成一个懦夫，束手待毙。他们从不拒绝任何任务，即使是到地狱里去兜一圈。我曾在报上刊登过几个真实的故事，写的是一群发了狂的暴徒式的印第安或墨西哥匪徒正在抢劫，被一个或几个骑警打得落花流水的经过。我还听到过，他们宁愿死去，也不会屈从任何威胁。我们西部的老百姓都以自己的勇气和胆量闻名于世。”

赛勒斯夸夸其谈地说。

卡林达打算向赛勒斯打听打听兰金·卡登的情况，这时，她听见了马车后响起的枪声。

赶车人疯狂地抽打着马匹，拉着车子亡命般逃奔，他口里吆喝着，催促着这些牲口加快速度。

马车左右摇摆，轰轰隆隆地沿路疾驰，车中的两位男性乘客几乎被颠簸到两位女乘客的大腿下面。

追赶的歹徒接近了这辆马车，车上的卫兵和他们展开了不祥的枪战。

车中男乘客喋喋不休的絮语，车板声，枪声和急促的马蹄声搅合在一起，几乎淹没了赶车人对六匹马的吆喝声。

窗外的景物，由于飞快的车速，变成一片模模糊糊、掺合着灰绿的淡褐色，在人们眼前闪过。

卡林达扭过脸，向窗外瞥了瞥，赛勒斯赶忙抓住她的肩头，

大声嚷道，要她把手从窗边拿开，否则，她会失去一个或两个指头。

卡林达睁着墨绿色宝石眼睛。

“他们会向我们开枪吗？”她怀疑地问道。

“把头低下，别给匪徒一个显眼的目标！”比尔·法恩斯，回沃思堡的一个零售商，萎靡不振地瘫坐在木凳椅里，对卡林达高叫道，此刻他正在默默地祈祷，车箱后行李架上的行李，会挡住射向他后背的致命子弹。

似乎是流行性疾病相互感染，车中的两个男人都开始寻找地方，好把他们身上的金钱和有价值的东西藏起来。

两人中没有一个拿出武器。

显然，他们没有一点战斗欲望。

似乎每桩事情都是命中注定：车外的枪战，徒劳无益的被迫抵抗以及无法避免的举手投降。

车子里另一个女乘客却没有惊慌——她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会被抢劫。

卡林达在上一个驿站把自己多余的钱买了些吃的。

二十岁的考利·奥哈拉乘坐这辆车，是前往沃思堡去红缎旅馆当女招待。

旅途中，卡林达曾几次想和这个态度冷漠、目中无人的爱尔兰姑娘聊上几句，但考利明显地拒人于千里之外。

此刻，她目视前方，似乎对眼前的危险一点也不担忧。

几颗子弹射中了这辆逃奔的马车。

马蹄声和越来越响的枪声混成一片。

一声尖叫盖过了这些响声，护车卫士大叫一声：“我受伤了！”接着，他的温彻特长枪寂静无声。

执拗的赶车人继续鞭策着马匹，向目的地狂奔。

这出危险的戏剧越演越烈，卡林达正视着车中的两位男乘客。

她要求道：“你们为什么不向匪徒开火？”

“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好处。”

比尔害怕地宣称。

他已经把钱塞满了自己的长统皮靴，再在上面缠上绑腿。

顾及值得留恋的人世，他面无血色，浑身发抖，蜷缩在座位上。

卡林达试着又问了一次：“匪徒正在向我们开枪；我们会被打死的！你们为什么不拿起枪来自卫？你们听到那个卫兵说了什么——他已经负伤了。马车跑不过他们的马，逃不脱了。我们会遭到匪徒的抢劫！”

“被抢比被杀好。”

赛勒斯告诉淳朴幼稚的卡林达。

“如果我们向匪徒开枪，他们追上来后，会进行报复的。最好的办法是不抵抗，给他们想要的东西。”

“把你的枪给我。我不怕用枪自卫。我不是一个胆小鬼。如果不抵抗，匪徒会抢劫我们的。”

卡林达勇敢地叫道。

“你打算击毙他们？”比尔·法恩斯轻蔑地嘲笑。

“如果你打伤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匪徒们就会像发了狂的公鸡那样报复。恐怕你还不想让我们为了你这样一位女英雄而全体殉难吧？”

卡林达还没有表达自己的愤恨，马车徐徐地停下来了。

精疲力竭的拉车马口吐白沫，浑身湿淋淋地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当俘虏的时刻来临了。

停下来的马车，立即被八个戴面罩的匪徒包围住。

原 书 缺 页